

朱子大全

冊
三

卷之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雜著

讀余隱之尊孟辨隱之名允文建安人

溫公疑孟上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
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
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
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
之臣豈非不羞污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
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
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
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
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

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辨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
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此
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
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
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
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
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行以和
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於制行則
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
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
之清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

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救清和之弊大有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

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

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尙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

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耶

辨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於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耶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之有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

教也大矣孟子之言履霜之戒也歟

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爲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

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蚍蜉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辨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

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
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
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
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
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
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爾豈可慢
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此乃
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概而論也又孟子謂蚺鼃
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
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而
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
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
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於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

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
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它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耳

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概矣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

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尙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辯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己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

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間以私
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
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
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
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
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燕之可取不可
取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
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
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
乎

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

子之間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
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
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
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
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
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
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
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
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

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辨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於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犧生犂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性一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

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

溫公疑孟下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辨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